



02234

論語卷之四

魏何晏集解



宋朱熹集註

述而第七 凡三十七章

朱註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

其容貌行事之實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好去聲

聲

論語卷四

述而

稽古樓

包曰老彭好述古事我若老彭但述之耳

此章記仲尼著述之謙也

朱註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

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

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

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

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

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

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識音志
又如字

鄭曰人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

此章仲尼言已不言

論語

卷四

述而

二

稽古樓

而記識之學古而心不厭教誨於人不有倦怠

朱註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

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孔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為憂

此章言孔子憂在脩身也

朱註 尹氏曰德必修而後成學必講而後

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

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馬曰申申天天和舒之貌此章言孔子燕居之時體貌也

朱註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

容舒也天天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

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

論語卷四述而三稽古樓

著天天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

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

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

之氣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復扶

反又

孔曰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明盛時夢

見周公欲行其道也此章孔子歎其衰老

朱註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閒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能以有爲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子曰志於道

論語

卷四

述而

四

稽古樓

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

朱註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閒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

據於德

據音倨

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

朱註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

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

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依於仁

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

宋註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

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
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游於藝

藝六藝也不足據依故曰游

此章孔子言已志慕據杖

論語

卷四

述而

五

稽古樓

依倚游習者
道德仁藝也

宋註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

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
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
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
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
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總則道得於心而
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

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閒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

誨之此章言已誨人不倦也

宋脩脯也十脔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

論語

卷四

述而

六

稽古樓

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

反則不復也

憤房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

鄭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

悱乃後啓發為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

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

復重教之

此章言詢人之法

朱註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

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詢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意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喪者哀感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此

言孔子助喪家執事時故得有食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故食而不飽

朱註臨喪哀不能甘也

論語

卷四

述而

七

稽古樓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褻於禮容 此章言孔子於

是日聞喪或啜人而哭則終是日不歌也

朱註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

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

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

以學道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

論語卷四述而八 稽古樓

有是夫 舍上聲夫音扶

孔子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淵

同

朱註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

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孔曰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以

為已勇至於夫子為三軍將亦當誰與已

同故發此問

朱註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馮皮冰反好去聲

此章孔子言已行藏與顏回同也

朱註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

論語

卷四

述而

九

稽古樓

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爲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爲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

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

不可求從吾所好好去聲

鄭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脩德以得之

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之賤職我亦爲之

孔子所好者古人之道此章孔子言已脩德好道不諂求富

也貴

朱註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

論語卷四述而

十

稽古樓

身爲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

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

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

也豈問其不可哉爲此語者特以明其

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

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齊例皆反

孔子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獨能慎

之此一章記孔子所慎之行也

朱註齊之爲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眾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論語卷四述而十一稽古樓

至於斯也

周曰孔子在齊聞習韶樂之盛美故忽忘於肉味王曰爲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此章孔子美韶樂也

朱註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

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爲去聲

鄭曰衛靈公逐太子蒯瞶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納蒯瞶於戚城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不乎

論語

卷四

述而

十三

稽古樓

朱註

爲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

世子蒯瞶公薨而國人立蒯瞶之子輒於是晉納蒯瞶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瞶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

人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孔子曰夷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邪

以讓爲仁豈有怨乎鄭曰父子爭國惡行
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故知不助衛

君明矣

此章記孔子
崇仁讓也

卷四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

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

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

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

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

論語

卷四

述而

十三

稽古樓

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

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

爲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衛君可知

矣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

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卽

乎人心之安旣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

國猶敝蹠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

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

程子曰 伯夷叔齊遜國而逃 凍餓而餓終
無怨悔 夫子以爲賢 故知其不與 輒也

子曰 飯疏食 飲水曲肱 而枕之 樂亦在其中
矣 不義而富且貴 於我如浮雲

飯符晚反 食音嗣 枕去聲

樂音洛

孔曰 疏食 菜不食 肱 臂也 孔子以此爲樂 鄭

曰 富貴而不以義者 於我如浮雲 非已之

有 此章記孔子樂道而賤不義也

論語

卷四

述而

十四

稽古樓

朱註 飯食之也 疏食 麤飯也 聖人之心 渾

然 天理雖處 困憊而樂 亦無不在焉 其視

不義之富貴 如浮雲之無有 漠然無所動

於其中也 ○程子曰 非樂 疏食 飲水也 雖

疏食 飲水 不能改其樂也 不義之富貴 視

之輕 如浮雲 然又曰 須知所樂者何事

子曰 加我數年 五十以學易 可以無大過矣

易窮理盡性 以至於命 年五十而知天命

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

此章孔子言其學易年也

朱註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

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孔曰雅言正言也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

故言執

此章記孔子正言其音無所諱避之事

論語

卷四

述而

十五

稽古樓

朱註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警以道
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
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
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
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
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
而類記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反

論語卷四述而

十六 稽古樓

孔曰葉公食采於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
所以答

朱註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
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
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
名言者與

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
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此章記孔子之爲人也

宋註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論語卷四述而

十七稽古樓

好去聲

鄭曰言此者勸人學此章勸人學也

宋註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

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爾後有以驗其實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王曰怪怪異也力謂若稟盪舟烏獲舉子
鈞之屬亂謂臣弑君子弑父神謂鬼神之
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此章記夫
子爲教不
道無益
之事

朱註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
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
竊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
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

論語

卷四述而

六

稽古樓

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

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
之故無常師此章言學
無常師也

朱註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

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
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

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雷反

包曰天生德者謂授我以聖性德合天地

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

此章言孔子無憂懼也

朱註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

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

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

天害已

論語

卷四

述而

十九

稽古樓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

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包曰二三子謂聖人知廣道深弟子學之

不能及以爲有所隱匿故解之謂我所爲

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丘之心

此章言孔子教人無所隱

也

朱註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

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

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爲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忘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躡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論語

卷四

述而

二

稽古樓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行去聲

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

此章記孔子行教以此四事爲先也

朱註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

也忠信本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疾世無明君

朱註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

之各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

可矣

恆胡登反

朱註

子曰字疑衍文恆常久之意張子曰

有恆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

亡讀為無

子曰難可名之為有常

此章疾世無明君也

論語

卷四

述而

稽古樓

朱註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

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

善人有恆者以質言愚謂有恆者之與聖

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恆而能

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恆之義其示

人人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射食亦反

子曰釣者一竿釣綱者為大綱以橫絕流

以繳繫釣羅屬著綱弋繳射也

此章言孔子仁心也

朱註

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

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

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

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

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

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

論語

卷四

述而

三

稽古樓

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識音志

包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孔

曰聞見如此者次於天生知之

此章言無穿鑿也

朱註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

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

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

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

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五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賢

遍反

鄭曰五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之

朱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

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子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我見

論語 卷四 述而

稽古樓

此童子惡惡一何甚鄭曰往猶去也人虛

已自潔而來當與之進亦何能保其去後

之行 此章言教誨之道也

朱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

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

前口也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

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

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

不迫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
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爲
己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包曰仁道不遠行之卽是

此章言仁道不遠

朱註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
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則卽此而在矣夫
豈遠哉○程子曰爲仁由己欲之則至何
論語卷四述而

二酉

稽古樓

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朱註

陳國名司敗官名卽司寇也昭公魯

君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故

司敗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
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
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取七禮反

孔曰魯吳俱姬姓禮同姓不昏而君取之
當稱吳姬諱曰孟子

朱註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

而進之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娶同姓而

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

宋女子姓者然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曰期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

論語

卷四述而

三

稽古樓

人道弘故受以為過此章記孔子諱國惡之禮也

朱註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

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

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

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

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

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

也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

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

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和去聲

樂其善故使重歌而自和之

此章明孔子重於正音也

朱註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

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

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

論語

卷四 述而

三

稽古樓

眾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

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

得

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

人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孔子身為君子

已未能也

此章記夫子之謙德也

朱註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

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
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
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
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
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
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
不能學也

論語

卷四

述而

七

稽古樓

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馬曰正如所
言不厭不倦弟子猶不能學況仁聖乎

亦記孔子
之謙德也

朱註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

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爲之謂爲
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
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
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

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爲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誅

論語卷四

述而

稽古樓

反軌

包曰禱禱請於鬼神周曰孔子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乎孔子曰子路失指引誅以對誅禱篇名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此章記孔子不誂求於鬼神也

朱註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

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

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孫

去聲

論語卷四

述而

五

稽古樓

子曰俱失之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不及

禮此章戒人奢僭也

朱註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

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鄭曰坦蕩蕩寬廣長戚戚多憂懼

此章言君子小

人心貌不同也

朱註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

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

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此章說孔子體貌也

朱註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

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

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

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

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

反復而玩味也

泰伯第八凡二十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

民無得而稱焉

王曰泰伯次弟仲雍少弟季歷季歷賢又

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

論語卷四述而三 **稽古樓**

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爲至德也

此章論泰伯讓位之德也

朱註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

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

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寢衰

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

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

論語

卷四

泰伯

三

稽古樓

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卽與仲雍逃之

荆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

分天下有其二是爲文王文王崩子發立

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爲武王夫以泰伯之

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

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

爲何如哉蓋其心卽夷齊扣馬之心而事

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

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

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蕙絲里反
絞古卯反

言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馬曰絞絞

刺也此章貴禮也

朱註 蕙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

故有四者之弊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

論語 卷四 泰伯

三

稽古樓

偷

包曰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

美者則民皆化之起為仁厚之行不偷薄

此章貴以厚道化民也

朱註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

○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

蕙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

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

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夫音扶

鄭曰曾子以爲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孔曰此言詩者喻已常戒慎恐有所毀傷周曰乃今日後

論語

卷四

泰伯

三

稽古樓

我自知免於患難矣呼小子者欲使聽識

其言

此章言曾子之孝不敢毀傷也

朱註

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

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

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

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

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

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

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
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
君子保其身以沒爲終其事也故曾子以
全歸爲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
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非
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
虧也况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論語

卷四

泰伯

三

稽古樓

朱註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
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
言也善

包曰曾子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用

朱註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窺反本

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
之善而識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
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
事則有司存遠近並去聲

鄭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踴踴則
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
不敢欺詐之出辭氣能順而說之則無惡
戾之言入於耳包曰事存有司恐敬子忽
大務小故又戒之籩豆禮器此章貴禮也

論語

卷四

泰伯

三十五

稽古樓

朱註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

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
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
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木豆言道雖無
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
皆脩身之要爲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
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
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

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
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
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
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
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
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爲爲政之
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

論語

卷四

泰伯

三

稽古樓

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包曰：校，報也。言見侵犯，不報。馬曰：友謂顏

淵，此章稱顏淵之德行也。

朱註：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爲顏淵是也。顏

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
閒，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
足在人，不必得爲在己，失爲在人，非幾於
無我者，不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
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與平聲

子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寄命攝君之政

令大節安國家定社稷奪不可傾奪

此章論君

子德行也

朱註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

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

論語卷四

泰伯

三七

稽古樓

也決辭設爲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

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包曰弘大也毅強而能斷也士弘毅然後

能負重任致遠路

朱註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

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孔曰以仁爲己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遠

莫遠焉

此章明士行也

朱註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子曰興於詩

論語

卷四

秦伯

三

稽古樓

包曰言脩身當先學詩

朱註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閒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此而得之

立於禮

包曰禮者所以立身

朱註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

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成於樂

包曰樂所以成性

此章記人立身成德之法也

朱註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

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

論語

卷四

泰伯

三

稽古樓

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

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與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論語

卷四

泰伯

四

稽古樓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

此章言聖人之道深遠人不易知也

朱註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

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

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

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

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

也好去聲

包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已貧賤者必將為

亂疾惡太甚亦使其為亂此章說小人之行也

朱註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

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

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

論語卷四 泰伯 聖 稽古樓

足觀也已

此章戒人驕吝也

朱註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於夸吝鄙

嗇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

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

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

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

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

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易去聲

孔曰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

此章勸學也

朱註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

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

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況其下者乎然則

論語卷四 泰伯

三

稽古樓

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好去聲

朱註

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

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

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

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

道者好學之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

隱見賢
遍反

包曰言行常常然危邦不入始欲往亂邦不居今欲去亂謂臣弑君子弑父危者將亂之兆

朱註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論語

卷四

泰伯

四

稽古樓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此章勸人
守道也

朱註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孔曰欲各專一於其職此章戒人侵官也

朱註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

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音摯

志雎七
余反

鄭曰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

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

論語卷四 泰伯 四 稽古樓

理其亂者洋洋盈耳聽而美之此章美正樂之音也

朱註師摯魯樂師各摯也亂樂之卒章也

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洋洋美盛意

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

故樂之美盛如此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慥慥而不信吾不

知之矣侗音通
慥音空

孔曰狂者進取宜直侗未成器之人宜謹

愿包曰慳慳慳也宜可信不知言皆與常

度反我不知之此章孔子疾小人之性與常度反也

朱註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慳慳無能貌吾

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

○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

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

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

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論語

卷四

泰伯

聖

稽古樓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學自外人至熟乃可長久如不及猶恐失

之此章勸學也

朱註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

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

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

過纔說姑待期日便不可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去

美舜禹也言已不與求天下而得之巍巍

高大之稱此章美舜禹也

朱註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

其不以位為樂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

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孔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包曰蕩

論語卷四泰伯 稽古樓

蕩無能名者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

名焉

朱註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

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

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

可以言語形容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巍巍成功功成化隆高大巍巍煥明也其

立文垂制又著明此章歎美亮也

朱註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

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

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之以

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

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聲

朱註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

論語卷四泰伯 聖 稽古樓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朱註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

周公且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闕

天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

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

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亂古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

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孔曰唐者堯號虞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閒斯此也言堯舜交會之閒比於周周最盛多賢才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人才難得豈不然乎

朱註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閒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包曰殷紂淫亂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大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

此章論大才難得也

朱註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

論語

卷四

泰伯

吳

稽古樓

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
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
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
所以爲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
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
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
而自爲一章

子曰禹吾無朋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

論語

卷四

泰伯

四九

稽古樓

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

洫禹吾無朋然矣

開去聲其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

孔曰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言已不能復

閒廁其閒馬曰致孝鬼神祭祀豐潔損其

常服以盛祭服包曰方里爲井井閒有溝

溝廣深四尺十里爲成成閒有洫洫廣深

八尺

此章美夏禹之功德也

朱註

閒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

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
黻黻膝也以韋爲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
洫田閒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
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
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
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
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閒然之有

論語

卷四

泰伯

五

稽古樓

論語卷之四終

論語卷之五

魏何晏集解

宋朱熹集註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

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此章論孔

子希言難及之事也

論語卷五 子罕

稽古樓

宋註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

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鄭曰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

道藝不成一名而已

宋註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

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

名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
吾執御矣

鄭曰聞人美之承之以謙吾執御欲名六

藝之卑也

此章論孔子道藝該博也

朱註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爲人僕

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也○

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

論語

卷五

子罕

二

稽古樓

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爲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

孔曰麻冕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純

絲易成故從儉

朱註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

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

約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王曰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成禮時

臣驕泰故於上拜今從下禮之恭也

此章記孔

子從恭儉

朱註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

論語

卷五

子罕

三

稽古樓

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矣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以道爲度故不任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故無專必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述古而

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

有其身

此章論孔子絕去四事與常人異也

朱註絕無之盡者母史記作無是也意私
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
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畱於固而成於
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
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
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
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
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
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論語

卷五

子罕

四

稽古樓

子畏於匡

包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爲陽虎陽虎曾暴
於匡夫子弟子顏剋時又與虎俱行後剋
爲夫子御至於匡匡人相與共識剋又夫
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

朱註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

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孔曰言文王雖已死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

朱註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與並去聲

論語 卷五 子罕 五 稽古樓

孔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言天將

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

未欲喪也馬曰其如予何者猶言奈我何

也天之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

我何言其不能違天以害已也此章記孔子知天命也

朱註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

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

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大音泰與平聲

子曰大宰疑孔子多能於小藝

朱註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爲聖也

論語

卷五

子罕

六

稽古樓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子曰子貢言天固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

朱註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也將殆也謙

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包曰孔子言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
爲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能此章論孔子多小藝也

朱註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
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
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鄭曰牢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技藝

論語

卷五

子罕

七

稽古樓

此章論孔子多技藝之由

朱註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

試用也言由不爲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
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
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

併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
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叩音口

知者知意之知也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孔曰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爲有愛

此章言孔子教人必盡其誠也

朱註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眾人

論語

卷五

子罕

八

稽古樓

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卽其近眾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間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音扶

孔曰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

此瑞吾已矣夫者傷不得見也河圖八卦

是也此章言孔子傷時無明君也

朱註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

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

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

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

論語卷五 子罕 九 稽古樓

其已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

作過之必趨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

包曰冕者大夫之服瞽盲也必作必趨此

夫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此章言孔子哀有喪

尊在位恤不成人

朱註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裝下服冕

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

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

前忽焉在後

喟古位反
鑽祖官反

高堅言不可窮盡前後言恍惚不可爲形

象

論語

卷五

十一

稽古樓

宋註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爲象此顏淵深知

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言夫子正以此道進勸人有所序

宋註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

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

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孔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

節約我使我欲罷而不能已竭我才矣其

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

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此章美夫子之道也

論語卷五 子罕

十一 稽古樓

朱註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

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

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

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

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

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

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

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閒也○程子

曰此顏子所以爲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包曰疾甚曰病鄭曰孔子嘗爲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

朱註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

論語

卷五

子罕

十二

稽古樓

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

吾誰欺欺天乎

閒如字

孔曰少差曰閒言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也

朱註病閒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

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

論語

卷五

子罕

十三

稽古樓

欺也而爲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馬曰死於臣寧死於二三子言就使我有

臣而死其手我寧死於弟子之手乎孔曰

大葬謂君臣禮葬言就使我不得以君臣

禮葬有一二子在我寧當憂棄於道路乎

此章言孔子不欺也

朱註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

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

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簣曰吾得正而

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

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

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

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

論語

卷五

子罕

十四

稽古樓

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

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

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

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紆粉反

賈徒木反賈音嫁

馬曰韞匱謂藏諸匱中也得善賈寧肯賣

之邪包曰沽之哉不銜賣之辭我居而待

賈此章言孔子藏德待用也

朱註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

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

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

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

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

伯夷大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

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銜玉而求售

論語卷五 子罕

五

稽古樓

也

子欲居九夷

朱註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

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此章論孔子疾中國無明君也

朱註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鄭曰反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

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此章記孔

子言正廢樂之事也

朱註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

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

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

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

論語卷五

子罕

十六

稽古樓

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馬曰困亂也此章記孔子言忠順孝悌哀喪慎酒之事也

朱註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

愈切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夫音扶舍上聲此章記孔

包曰逝往也言凡往也者如川之流此章記孔

子感歎時事既往不可追復也

朱註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

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
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
省察而無毫髮之閒斷也○程子曰此道
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
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
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
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
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
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
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
此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去聲

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故發此言

此章孔子

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也

朱註

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

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

論語

卷五

子罕

十七

稽古樓

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

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簣求位反覆芳服反

包曰孔子言此勸人進於道德爲山者其

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我不以

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

馬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

論語

卷五

子罕

十六

稽古樓

以其功少而薄之據其欲進而與之

此章孔子

勸人進於道德也

朱註

簣土籠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

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

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彊不息則積少成

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

我而不在人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語去聲與平聲

顏淵解故語之而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

語之時此章美顏回也

朱註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

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

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

子所不及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論語

卷五 子罕

十九

稽古樓

包曰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此

以顏回早死孔子於後歎息之也

朱註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

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

夫

夫音扶

孔曰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

此章亦以顏回早卒孔子痛惜之爲之作譬也

朱註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

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

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

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焉知之焉於虔反

後生謂年少此章勸學也

朱註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足以積學而

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

論語卷五 子罕 二 稽古樓

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

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會子

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

○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

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

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異與之

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

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孔子人有過以正道告之口無不順從之
能必自改之乃爲貴馬曰夷恭也謂恭孫
謹敬之言聞之無不說者能尋繹行之乃
爲貴

此章貴行也

朱註法語者正言之也異言者婉而導之
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

不改則面從而已異言無所乖忤故必說
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

論語

卷五

子罕

三

稽古樓

○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
也異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
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
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
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

何哉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慎所主友有過務改皆所以爲益此章戒人忠信也改過也

朱註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子曰三軍雖眾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

而取之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

也此章言人守志不移也

朱註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

論語

卷五 子罕

五

稽古樓

已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

足謂之志矣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

由也與

衣去聲緼紵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子曰緼泉著

朱註敝壞也緼泉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

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衣之貴

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

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伎之鼓反

馬曰言不伎害不貪求何用為不善疾貪

惡伎害之詩

朱註伎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伎不

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

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強者

必伎弱者必求

論語

卷五

子罕

三

稽古樓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馬曰人尚復有美於是者何足以為善此章

善仲由也

朱註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

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

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

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眾

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

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
故激而進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大寒之歲眾木皆死然後知松柏不彫傷
平歲則眾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
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脩整與君子
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

此章
喻君
也子

論語卷五 子罕

十四

稽古樓

朱註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

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
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
欲學者必周於德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包曰知不惑亂孔曰仁無憂患
此章言知者明於事

故不惑亂仁者知命故無
憂患勇者果敢故不恐懼

朱註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

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
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雖能
之道未必能有所立雖能有所立未必能
權量其輕重之極

朱註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程子

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

論語

卷五

子罕

子罕

三

稽古樓

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
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
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爲己
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
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
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
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
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

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棣

反計

論語卷五

子罕

三

稽古棣

逸詩也唐棣移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自見者其室遠也

朱註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

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扶大音

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為遠能

思其反何遠之有此章論權道也

朱註天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

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

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

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

遠

論語卷五 子罕

三七

稽古樓

鄉黨第十舊說凡一章今分為十七節

朱註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

日用之閒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

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

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

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

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

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

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
聖人宜於此求焉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恂
倫反

王曰恂恂温恭之貌

朱註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

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
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詞氣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言唯謹爾朝直遙反下
同便旁連反

論語卷五 鄉黨 三 稽古樓

鄭曰便言唯謹雖辯而敬謹

朱註便言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

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
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

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

如也侃苦旦反
誾魚巾反

孔曰侃侃和樂之貌誾誾中正之貌

朱註 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

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

闇和悅而諍也

君在踧踏如也與與如也

踧子六反踏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

朱註

若在視朝也踧踏恭敬不寧之貌與

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

下之不同也

論語

卷五

鄉黨

无

稽古樓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擯必亦反躩驅若反

鄭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

朱註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

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襜亦占反

鄭曰左右其手一俛一仰衣前後襜如也

朱註

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

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

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

趨進翼如也

朱註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鄭曰復命白君賓已去矣

朱註紓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為君擯

相之容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論語卷五 鄉黨

三 稽古樓

孔曰斂身

朱註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

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闕于通反

孔曰闕門限

朱註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闌之間君出

入處也闕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

闌右不踐闕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

闕則不恪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包曰過君之空位

朱註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

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

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齊音谷

孔曰皆重慎也衣下曰齊攝齊者握衣也

論語

卷五

鄉黨

三

稽古樓

朱註

攝握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

握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

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

也復其位蹶蹶如也

孔曰先屏氣下階舒氣故怡怡如也沒盡

也下盡階復位來時所過位

朱註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

○等階之級也遲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
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
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
在朝之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

戰色足蹠蹠如有循勝不聲蹠色六反

包曰為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鞠躬
者敬愷之至鄭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下如

論語卷五 鄉黨 三 稽古樓

授不敢忘禮戰色敬也足蹠蹠如有循舉

前曳踵行

朱註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

以通信如不勝執圭器執輕如不克敬謹

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

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

懼也蹠蹠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

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享禮有容色

朱註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

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私覲愉愉如也

鄭曰覲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愉愉顏色

和

朱註

私覲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

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

論語

卷五

鄉黨

三

三

三

稽古樓

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

其閒絕無朝聘往來之事擬使擯執圭兩

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

君子不以紺緌飾

紺古暗反
緌側由反

孔曰一入曰緌飾者不以為領袖緣也紺

者齊服盛色以為飾衣似衣齊服緌者三

年練以緌飾衣為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

為飾衣

朱註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
緞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
紅紫不以爲褻服

王曰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皆不正褻
尚不衣正服無所施

朱註紅紫閒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
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
之服可知

論語

卷五

鄉黨

三

稽古樓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孔曰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之加
上衣

朱註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

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
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絢絺是也

緇衣羔裘素衣麤裘黃衣狐裘

麤研
奚反

孔曰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

朱註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麕鹿子色白

狐色黃衣以裼裘欲其相稱

褻裘長短右袂

孔曰私家裘長主溫短右袂便作事

朱註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長去聲

孔曰今之被也

朱註 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

論語卷五 鄉黨 三十五 稽古樓

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

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

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

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狐貉之厚以居

鄭曰在家以接賓客

朱註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去喪無所不佩去上聲

孔曰去除也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

朱註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觸礪之屬亦皆

佩也

非帷裳必殺之

殺去

王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

朱註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

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

論語卷五

鄉黨

三

稽古樓

羔裘玄冠不以弔

孔曰吉凶異服

朱註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吉月必朝服而朝

孔曰朝服皮弁服

朱註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

○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齊必有明衣布

齊側皆反

孔曰以布為沐浴衣

宋註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

其體也以布為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節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孔曰變食改常饌遷坐易常處

宋註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

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

論語

卷五

鄉黨

三十七

稽古樓

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音嗣

宋註

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聶而

切之為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

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食饒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

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食饒之食音嗣餲於莫反餲烏邁反

飪而甚反

孔曰饔餼臭味變魚敗曰餒失飪失生熟之節鄭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

朱註 饔飯傷熱溼也餒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任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馬曰魚膾非芥醬不食

論語卷五

鄉黨

美

稽古樓

朱註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績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蔥以寸爲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食音嗣量

共聲

朱註 食以穀爲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

爲人合歡故不爲量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澁冷而已可也

沽酒市脯不食

朱註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啻康子之藥同意

不撤薑食

孔曰撤去也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臭故不論語卷五鄉黨 羌 稽古樓 去

朱註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不多食

孔曰不過飽

朱註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周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醴歸則頒賜不畱

神惠鄭曰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

朱註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卽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畱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食不語寢不言

論語卷五 鄉黨

四十一 稽古樓

朱註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爲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 魯論瓜作必

孔曰三物雖薄祭之必敬

朱註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閒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

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席不正不坐

朱註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

正者雖小不處

論語

卷五

鄉黨

單

稽古樓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孔曰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

出孔子從而後出

朱註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

先既出不敢後

鄉人儻朝服而立於阼階

儻乃多反

孔曰儻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

於廟之阼階

朱註 儼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儼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孔曰拜送使者敬也

朱註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論語

卷五

鄉黨

三

稽古樓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包曰饋孔子藥孔曰未知其故故不敢嘗

禮也

朱註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

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

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

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

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

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鄭曰重人賤畜退朝自君之朝來歸

朱註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

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
君賜生必畜之

孔子敬君惠也食既嘗之乃以頒賜薦謂

論語卷五

鄉黨

望

稽古樓

薦其先祖

朱註食恐或餒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

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

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

惠無故不致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飯扶
脫反

鄭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

朱註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

乃食故待食者君祭則己不祭而先飯若
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首去聲拖徒我反

包曰夫子疾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
拖紳紳大帶不敢不衣朝服見君

朱註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
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

引大帶於上也

論語

卷五

鄉黨

四四

稽古樓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朱註急趨君命行出而駕重隨之○此一
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

朱註

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孔曰重朋友之恩無所歸言無親昵

朱註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孔曰車馬不拜者朋友有通財之義

朱註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

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

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

包曰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孔曰爲

室家之敬難久

論語卷五 鄉黨

四十五

稽古樓

朱註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

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

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

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

客而已申申天天是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

以貌

孔曰狎者素親狎周曰褻謂數相見必當

以禮貌之

朱註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

見前篇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孔曰凶服送死之衣物負版者持邦國之

圖籍

朱註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

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

論語

卷五

鄉黨

四六

稽古樓

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

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

不敬乎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孔曰作起也敬主人之親饋

朱註敬主人之禮肆以其饌也

迅雷風烈必變

鄭曰敬天之怒風疾雷為烈

朱註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

周曰：必正立執綏，所以爲安。

朱註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

論語

卷五

鄉黨

四七

稽古樓

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包曰：居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輒傍視不過轡，載

朱註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

失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馬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

朱註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

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共力用反又居勇反嗅許又反

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其時故歎之子路以其時物故共具之非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作作起也

論語卷五 鄉黨

吳

稽古樓

宋註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

其時子路不達以爲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戛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昊古閱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爲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彊爲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論語卷之五終

